



赶马人的故事

李 钧 龙

572
=12

赶马人的故事

李钧龙 著



GAZ14/0V

装帧 插图：万一兵

赶马人的故事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.875 插页 7 字数 112 千

1978年8月第一版 1978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10118·110 定价：0.45 元

剿 匪 路 上

这故事发生在一九五〇年的夏天，虽然已经过去八、九年了，但一想起它，还时刻在我的心里激荡。

那时我正在卫队里当排长。我们一排人，在连指导员的带领下，进入云南边疆已经几天了。我们没有水喝，喉咙里象被塞进去一筒炽烈的火炭，嘴唇上的血泡一个个地暴裂开……

可是，这里是有名的无龙山呀！一峰连一峰，峭石重叠。远看连根野草也没有，哪来的水呢？而这一年的夏天，比哪年都热，白天，太阳仿佛离山顶只有几公尺，永远象盆火似地烤着头顶；晚上，没有一丝风，大地上的一切都呆滞了，巨大的岩石象刚从炉子里钳出的炭块那样烫人。五天来，我们还没能尝到“凉”是什么滋味？

可是，我们还是要日夜兼程不停地赶路。李游残匪就在山那边的木混在，晚到一分钟，就有许多人遭到残害！晚到一天，敌人就会溜出国外……

追赶！快步的追赶！

汗珠顺着下巴往下滴。一颗颗那么亮，可是那么大。“巴达”地落在地下，蚂蚁也打得死。

我们多么需要水啊！

我忏悔。我又埋怨起指导员来，如果他不挡住我，我不是多少接到一两滴，让大家抹抹咀皮啊！

——这是今天早上，我们路过一个山坳子，发现坳子里有几间破塌的茅屋。有屋便有人家，也就必定有水。这个发现使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。我命令：将干粮都集中集中（两天来谁也没能吃下半块），弄到水让炊事员熬成希汤，饱饱地吃一顿。我收集了几个水壶，连滑带滚地下到茅屋前。

但是，我呆住了。

一根指头粗的小竹片，插在一块石缝里，隔上两三分钟才滴下米大的一滴水来。旁边却长长的站了一排人，每人脚边都放着三四个竹桶子。有的人满头大汗，显然是赶了远路来的；有的身上背着毛毯，证明他们昨晚曾在这滴水下过夜。

这些人看见我们来，都自动的将行列挤紧了，手握住腰间的剞刀，用警戒的、随时准备战斗的眼眸瞪着我们。

我看看同志们干裂的嘴唇，看看同志们失望的眼眸，我犹予了一下，还是提起水壶想走上去，但我还没迈出第一步，指导员突然一把抓住了我。他喉管咕咕了一阵，舔了好几下嘴唇，干裂的嘴唇上血珠子冒了出来，艰难地吐出几个字：

“不……不能……这……这不仅是……一针一线……这是

……黄金。”他一说完，猛地掉过头去，朝山上便爬，当手杖用的干柴棒，触得地百得得响。

同志们二话没说，将空水壶往脖根一挂，紧跟着便向后转……

现在，我懊悔：我们为了歼灭残匪，要献出鲜血，甚至生命，难迎接一滴水都不行啊？“咳……黄金……黄金！”

我的头晕了，有几个同志已经一步一踉跄了。

我们多么需要水啊！

“同志们，摘片草叶含在嘴里。”后边传来了这个沙哑的声音。我们便在岩石背荫处找了片草叶，含在口里。口里舒服了一些。

传授这经验的是指导员。他口里也含着一片草叶，手里仍撑着那根干柴棒，胸脯象风箱似的一起一伏，脚步沉重地移动着，仿佛带着千斤镣铐。

我们都知返，他比谁都需要水。他的气喘吁还没好，那是前两月在边人山被敌人的炮弹震伤了胸叶引起的。领导上本来要他住医院休养，但他拒绝了。他说：“我咋能中途退却，红旗还没插到祖国的边疆，我的伤也就养不好！”我们也舍不得离开他。于是，他又带领着我们前进了……

“咳！指导员啊，我的指导员！要是让我接一滴水，也不会叫你这样苦啊！”我心疼地自语，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他一眼。他本来就消瘦的脸庞，显得更加干瘪，细高的个头更加单薄，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。不过，这倒用不到担

心，这里只有暴烈的太阳，没有一丝儿风。但是他那双隐芒在深陷的眼窝里的眼睛：那么炯炯有神，一落在你脸上，就象有一股力量在鼓舞着大家：“同志们！坚强些……”

看着他刚毅的姿态，我意识到自己渺小了。

经过艰难的跋涉，现在离木混窠只三十来里路了。翻过前边的红树岭，便能看见那个窠子。指导员和我研究，应该在这里休息，让大家养养神，准备一下弹药，然后，便一箭直插，奇袭残匪。

我们在一个能够隐芒的峭石背后躺下来。但是，躺下来似乎比走着更难受，肚子饿得直打颤，心跳得象要从胸口冲出来。

我们多么需要水啊！

我又拿着两个水壶向山下滑去，因为我看见在那深沟里有一丛低矮的沃木，树木能生长，就该有水。——渺茫的希望鼓舞着我，山崖很陡峭，我斜着身子，用屁股往下挪……

丁丁丁！

一股隐约的声音传来，我以为自己在作梦，坐起来揉揉眼睛，再竖起耳朵细听。

丁丁丁！

“水！”我喊了起来，但却沙哑得没有声音。我没命地从一块岩石上边翻了下去。

多好的水啊，澄洌得象一片片玻璃，我心花怒放了！还有什么犹予的呢？我爬到溪边，将两个水壶同时按进水里，

头也跟着往下插……

但是，我的后领被什么挂住了，我的舌尖总沾不着水皮。回头一看：是指导员？！

原来他早来到这里了，他用下巴指指前边。我扭头一看：轰！——脑袋象被铁锤砸着一样响了起来。在对面的一块苍苔斑驳的岩石上，刻着拳头大的两个字：“哑泉”。①

可是，我不听他的劝阻，又将头往下插，他却用力一提，使我坐在地上了。

指导员润了一阵喉管，微笑着摇了几下头，终于吐出了两个字：“……不能……”声音低得差点听不清，但两眼仍那么坚毅有神，两丝乐观的笑纹，仍挂在那厚实的咀角边。

我只得有气无力的倒掉了水壶里的哑泉水。这才发现，刚才太急，把两个水壶都给撞扁了。

他爱怜地望着我。右手颤抖着伸进挂包里，掏出他的空水壶，但水壶才拉出一半，象突然想起什么，煞住手……又放进去了。喃喃地象对我又象对自己说：“坚……坚……强些……”

我们又前进了。这时，太阳已偏到半天里，光比较弱了。但我们的呼吸，我们的力气，似乎更弱。神志恍惚起来，身子仿佛早已不属乎自己了，一飘一飘的只要走几步，就得倚在岩石上喘息一阵子。

① 哑泉：此种泉内含有铅类矿物质，饮后要中毒。

我们多么需要水啊！

我又发现指导员将挂包里的水壶又拿出来，将塞子打开，但手猛然一颤又住了，嘴唇翕动了几下，似乎又象对自己说：“坚强些！”

我不禁苦笑了一下。每个人上山时带的一壶水，四天前就吃完了。指导员也不例外。他在犷着，比我们谁都需要水！我想起在家领妹妹，妹妹要奶吃，妈不在，只得伸个小指头到她咀里，骗她。指导员现在也自己骗自己。

红树岭就横在前百了，它象只凶恶的猛虎张大的血口，等待着吞噬一切。我们必须从那里通过。只要爬过那里，便能看见木混奎的敌人了。红树岭是我们眼前的希望。其实，我们的心早已飞到它背后的山崖去了，只是沉重的双腿，不听使唤罢了！

也许是给眼前的希望鼓午着，指导员的脚步加快了，但步子也更乱了，干柴棒触着地“得——得——得——得”的响。

红树岭到了！指导员已赶到队伍的前百，他伫立在路边一坐岩石旁，又掏出了那个水壶，双手捧住举到头前，挡住路心，声音格外响亮地喊了起来：“同志们！敌人……在……前百……喝呀！来，加把劲，冲上去消灭敌人！”血珠子从他咀唇上飞出来。

我大惊：他疯了，哪来的水？我走过去双手摇摇他手里的水壶：有水！有四分之一那么点水。我将水壶塞在他咀

上，他双手推开了。嘴唇翕动得更激烈，又重复一句：“喝呀！”眼光突然丁住我，是那么坚决，那么严峻，只有在读最艰巨的战斗命令时，才看到他这样的眼光。接着他挥了挥手，忌思象是命令我：“快，让大家喝！”

我惊惶地站着。同志们也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脸孔由惊奇变成犹予。但是，我知边指导员的脾气，不喝是不行的，我也知边虽然这么点水，到同志们身上将变成无穷的力异，对前边的敌人便是无恃的子胆。我命令：“喝！”我装了一个样子，带头“喝了一点”，传给了下一个，下一个又传给下一个……水壶在每双手里颤抖着。

指导员脸上又掠过了笑，那种完成了一件大事后才有的孩子般的甜蜜的笑。……

水壶最后又通过我的手传到指导员手里了。但我发觉，水壶里还有水。我立即明白，这是同志们省下来给指导员的。我正在沉思，突然咣当一声，水壶落到了地上，他那细长的身子紧随着这一响声倒在岩石上了。

“指导员！”我跑过去抱起他。“你……你怎么……了？”

“指导员！”

“指导员！”

大家都同时回过身来，同声呼唤着，急了。但是他没有声音，只有迟缓而又粗大的呼吸。每一下喉管都鼓出很高来，气冲到我脸上，就象火一样的烫。我抓起水壶：空了！

壶里的水全滴到干燥的土地上，连痕迹都辨不出。我双脚一软，也坐到地上了。

他多么需要水啊！

过了一阵，他嘴唇又翕动起来，仿佛想说什么？我大声喊：“指导员，你要说什么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要说什么？”我的喊声带着焦急的哭声了。

“……要……坚强……些！”他脖颈抬了一下，仿佛这样说。接着头又耷拉下去了。

同志们的眼睛一下就红肿了，象鲜桃似的。我也哭了。但我哭不出声音，也哭不出眼泪！

他又醒来了，扫视了大家一眼，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：“前进！”多么微弱，但又多么有劲！

这两个字，是最动人心弦的冲锋号，我们握紧枪杆前进了，浑身充满了力量！手脚象长了翅膀！

1959年春节大理

野 店

高黎贡山和碧罗山的茫茫丛林里，有着蛛网般的驿边，在这些驿边上，印满了花纹似的马帮的蹄印。这些蹄印，记录了我们赶马人的多少风风雨雨的日子，多少欢乐与血泪的生涯！

但是，我一直摸不透这山中女人的脾气。她们嗜沏，嚼槟榔，喜欢佩戴玉石耳环和手镯。她们体格结实，皮肤健美，眼睛大而黑亮，睫毛简直象两把撒开的黑色扇子。她们说起话来，带有很多“吁”“啊”之类的尾音，仿佛老是迁着许多大惊小怪的事体。总之，我觉得她们有男人的刚毅豪迈的气质，也不乏女人的淳朴和温柔。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我又难以说得具体。

但自从听了袁伍的那一席话以后，我对她们的印象才清晰，具体了。

袁伍是豹头山“驿边之家”旅店的经理，转业军人，三十四五岁年纪，身材不高不矮，结结实实的，那付坚毅的百孔和那双稍带笑意的眼睛，给人的印象是充满了勃勃的专春

的生气。他很健谈，我们赶马人无疑是他谈话的对象；芒东的盐豆腐何时运到邦卡，鸯冲的酸芽和饵丝何时到了鼓顶的伐木工地，……这些又往往是他谈话的序曲。

现在，我就把他的一席话抄录在下百。因为这席话是他随便扯起来的，最后又被他的妻子——一个手脚利快的女人打断了，所以有点没头没尾。

……铅块似的乌云压得更低了，似乎很快就要降落下来。雨淅淅沥沥地落着，雨点敲在伸进黑沉沉的森林里去的灰色驿道上，溅起了无数白色的水泡泡。阿梅双手背在身后，借着门枋站着。最初，我以为她是在看那些破了又起的水泡，后来，才发现她是在定定地瞅着那东山。这时候，如果是晴天，月亮早该升出来了。

阿梅两眼乌亮乌亮的，扇子似的睫毛一眨也不眨，神情是那么专注，仿佛一个画家在凝神欣赏自己得忌的作品。雨把她的兰色裤子都飘湿了，绣着一对大胡蝶的围腰已湿了半截，但她好象并未发觉，或是已经发觉到了，自己反而认为这样更舒服一些似的。

呼啦一声，突然刮来一股风，冷雨钻进门来。垭洞里一盏破碗做的油灯，微弱的灯光摇晃了一下，灭了。普老板烟床上烟灯的灯苗儿也在玻璃罩里摇晃起来。只听普老板哑着嗓子吼道：“娘的，你吃了定根草啦？给老子关起门来！”

足足过了好一阵，竹巴门才“叭”的一声合上了，它抖

掉的水花子溅到我的脸上。

阿梅将破碗灯又点着了，端着它到厨房里去。我知道她是去烧水。这山中的店都是这样：马邦往往在这个时候赶来，泥手泥脚的，水呀，饭呀，吼得怪紧。我坐了一会，于是也走进厨房，想趁机跟阿梅拉拉。

灶里的火已烧旺了，把半堵竹垸映得紫红紫红。阿梅在灶上洗着碗，手镯发出丁丁的响声。

“大嫂，普老板白天都到哪里去呀？”我坐下来，随便这样问。我来这店已三天了，普老板每天早饭后都扛着一支猎枪出去，总是天黑了才回来。

她没有回答，连身也没扭一下。只有手镯相碰的响声。

“唉！”我长叹了一口气，做了个痛苦的样子，为的是想引她说句话。“怎么会偏偏在这鬼地方发痒呢？”我又捶了捶膝盖。其实，我哪里也不痛，只不过借口关节发痛住在这个店里。“不然，我是要到腊戍去跟舅舅赶马的。”

丁丁丁！仍是一阵手镯响的声音。

我忒到没趣。但越这样我心里越不安。团长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来。那天，团长把我叫去，在桌上摆了一张绘着密密曲线的军用地图，指着驿边交叉点的一个小黑点对我说：

“有一股土匪经常在这带原始森林里活动，你必须找到敌人活动的线索，以便迅速把他们歼灭。时间当然是越快越好，晚一天，就有许多人遭殃！”

那小黑点就是这个野店。一进店，我就发觉阿梅是个受

侮辱、受欺凌的人。也就是说，她是我侦文匪传的初步线索。可我来了三天了，她还未说一句话呢！兴许是个哑巴吧？可哑巴又哪有这种神传？她如果真是个哑巴，那才真叫人志到遗憾！

过了一会，她将洗好的碗放在垵上碗兰里，想将一桶水倒进锅里去。但红肿的胳膊抬了几下都抬不上去，反而痛得皱尸咬咀。等她第三次歇了歇再抬时，终于把水桶抬到灶上去了；不过，她发现我邦她抬了一下桶底。

她的两个黑眼珠匆忙地瞟了我一下。

那天我进店的时候，也不知为什么，普老板用根刺楞楞的柴棍，没头没脑地打她。普老板打得那么狠，把咀都扭到脸颊上来，露出一咀猪粪牙。口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。而她，斜躺在地上，不哭也不骂，只是把咀唇咬出血来。开初，我以为她是他的女儿；后来，从普老板冷一句、热一句的肮脏的咒骂里，发现他们是夫妻，可是他们却又不住在一起，普老板躺在只铺着破草席的半截楼板上，而她，却住在伙房旁边的柴房里。奎天，她无声无息地干完活，悄无声息地进了柴房，便紧紧地关上了门。好几个晚上，普老板到柴房门边打转转，还用力推柴门，但里百一点声息也没有，他只得焦躁地在楼梯口登两下脚，烂洋洋地爬上那半截楼板。他们年纪也很悬殊，他起码不下四十岁。而她呢？换上一身干净衣服，恐怕最多也只有二十岁。这些，都使我志到非常奇怪。但更奇怪的是，三天了，我还没见到第二个来住这店的人；

而这店里，似乎除了他俩以外再也不需要什么人了。

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这天黄昏，普老板扛着猎枪回来的时候，他身后跟着六匹牲口，驮得沉甸甸的，赶马人只有三个，都是满脸泥污。其中一个又矮又胖，满脸姜疙瘩，但神气十足。普老板对他似乎又怕又尊重。他刚跨进门，普老板便吼起来：“阿梅，快弄饭来，杀老板来了！”

阿梅突然脸上失色，手里的碗“砰”的一声落在地上，幸亏普、杀这时都忙着卸驮子，并未发觉。

看来驮子很重。每抬一驮，普老板的咀角都扯到脸颊上。

我走上去问：“普老板，驮的什么呀？”

“油！烤茶！”普老板不耐烦地回答。

“去，去，喝茶去！”姓杀的也不客气地膘了我一眼，似乎说：“你管得着吗！”

晚上，我和阿梅在一起铡草，她总是心神不安，好象丢了魂似的。普老板和杀老板就躺在离我们五六步远的一张破凉席上抽烟。杀老板打了个呵欠，膘了阿梅一眼，怪声怪气地笑了笑说：“普老板，怎么样？还没挨着边呀？”

普老板语气忤恼地回答：“唉，是头犟鹿！”

杀老板把脸沉了下来：“你是头笨猪，没毯本事。冒命给你弄来，几个月了，这么个小女人，居然连味都没闻着点！”

普老板脸上的横肉跳了跳，在喉咙里“唔唔”干笑了两声。

这边，阿梅哆嗦了一下，恶狠狠地膘了杀老板一眼。

我暗暗注视着他们的行动。但第二天一早，院子里的马驹就不在了。普老板还躺在那张破席上。阿梅从柴房里走出来的时候，我见她悄悄地朝我住的窗口膘了两眼，神色显得有些焦躁不安。

杀老板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一早就走了呢？

厨房里响着阿梅手镯的丁丁声，我又走进了厨房。

“大嫂，你的胳膊是不是太痛？我……”我不敢说我带着“白药”，改口说：“我看肿得厉害！”

她迅速地转过身去，投了一下眼，就是不吭一声气。

我躺在乱草上想：时间匆匆地过去了，可是一点收获也没有。难道要这样拖下去吗？但是当我想到阿梅和普老板的不正常关系，她的忍辱，杀老板的匆忙的行程，我便觉得这里百一定有个谜。如何揭开这个谜呢？看来还是只有从阿梅身上下手。

天快黑的时候，突然从外百跑来一个人。这人神色慌张，边进门还边连连回头望望背后，仿佛后百有人追着似的。他进得门来就连连地说：“土匪！土匪！……我们被土匪抢了！杀了四个伙计。我……我逃出来了……”显然，他这时理智还未恢复，心有余悸。

我很惊讶，心也跟着跳了起来；但我却作出淡淡的样子的说：“那有什么办法呢？谁叫你们不小心！”

阿梅恶狠狠地膘了我一眼。我浑身不禁一颤：这是她第